

左民安 著

写作 纵横谈



人民出版社

写作纵横谈

左民安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写作纵横谈

左民安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62千 插页：1

198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76,000册

统一书号：9157·6

定 价：0.24元

前 言

宁夏日报社为了提高通讯员的写作能力，于一九八〇年春在《宁夏日报通讯》和《新闻业务研究》上开辟了《写作纵横谈》专栏，约我为这个专栏撰文。在两年的时间里共发表了短文二十余篇。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得到了区内外许多同志的鼓励，也有一些读者热情地建议我将这些文章汇编成册。现在，在出版社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这本小册子正式出版了，我希望它对提高青年们的写作水平能有所帮助。

书中所涉及的内容范围较广，但就其性质而论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类：

《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文约事丰，惜墨如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等文，是谈关于正确运用语言和怎样使语言精练、生动的问题；《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红花与绿叶》、《不见高山，不知平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等文，是谈关于怎样修辞的问题；《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斑略知全豹，一目尽传精神》、《抽刀向敌之前，必须学好剑术》、《一纲举，万目张》等文，是谈关于怎样提高写作技巧的问题；《精当取法古典，笑看落笔生辉》、《无今不成古，执古易鉴今》等文，是谈关于怎样继承前人写作经验的问题；《经世妙文改中得，掷地有声垂千秋》、《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等文，是谈关于

怎样修改文章的问题；《不泥旧法，独具一格》、《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等文，是谈关于怎样创新的问题。全书略有整体的系统性，也有各自成篇的独立性。在写作方法上，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俗话说，“集腋成裘”。看来“腋”是集了一些，但要成其为“轻裘”，实感力所难及。如果这本小册子对同志们能有所补益，我将感到欣慰。

由于作者的学识浅薄，水平有限，书中的错误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祈同志们批评指正。

本书的全文曾得到过宁夏日报社杨玉林等同志的阅正，在编选和修改的过程中又承出版社同志们多方面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作 者

一九八一年冬

目 录

前 言	1
“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	
——谈语言的准确	1
文约事丰 惜墨如金	
——谈语言的简洁精练	6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谈语言的生动	10
愁丝难剪双眉锁 一语飞来满面春	
——谈书面语言美	16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要下苦功学习语言	23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谈含蓄	28
红花与绿叶	
——漫话衬托	31
不见高山 不知平地	
——对比艺术	35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比喻的运用	38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文采琐议	43

一斑略知全豹 一目尽传精神	
——画眼与点睛	47
“厚积而薄发”	
——要重视写作材料的积累	51
抽刀向敌之前 必须学好剑术	
——漫谈文章的剪裁	54
一纲举 万目张	
——漫谈主题的提炼	58
精当取法古典 笑看落笔生辉	
——要向前人学习有益的东西	62
“无今不成古，执古易鉴今”	
——历史背景材料的运用	66
“满招损，谦受益”	
——漫话写作的虚心	70
经世妙文改中得 掷地有声垂千秋	
——鲁迅改文章的启示	74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改文乃需用苦功	79
不泥旧法 独具一格	
——从郑板桥的“怪”谈起	83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贵在创新	87

“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

——谈语言的准确

著名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曾非常幽默地说，世界上没有两粒相同的沙子，没有两只相同的苍蝇，没有两双相同的手掌，没有两个相同的鼻子，所以，“我们不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表现它，唯有一个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唯有一个动词；要得到它的性质，唯有一个形容词。我们须继续不断地苦心思索，非发见这唯一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不可，仅仅发见与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类似的词句是不行的，也不能因思索困难，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这些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它告诉我们，不论写什么文章，语言一定要准确。如果我们不熟悉生活，专凭主观想象，那就无法准确地交流思想和表达感情，使读者确信无疑。记得有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反映西藏人民幸福生活的报道，文中以藏族人民自己的口吻写了这样两句话：“我们藏族人民解放以后的生活，如酥油加白糖，又香又甜啊！”乍一看，很有道理，酥油是香的，白糖是甜的，二者加在一起，当然又香又甜喽！可是，让藏民或熟悉藏民生活的人一看，就会笑这位记者是在想当然。因为藏族人民喝酥油茶都是放食盐的，从来不放糖。这样的报道，无形中就会让人感到：这位记者没有藏族人民生活的真情实感，是在主观臆想，是在杜撰。由于作者对藏民生活的陌生，运用语言不准确，因而使文章的质量深受影

响。这不但达不到感染读者的目的，甚至还会引起人们对报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古往今来，所有的大作家无不呕尽心血地在遣词造句上下功夫。他们深知“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助字辨略·自序》）的深刻含义。在《欧阳文忠公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陈公偶得一个杜甫集旧本，其中有《送蔡希鲁都尉》一首诗，诗中描述的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武将。形容他那迅速轻捷的身影，犹如燕子掠水面，一闪而过。可是就在“身轻一鸟□”句中脱落了一个字，是个什么字呢？“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有的说是个“疾”字，有的说是个“落”字，有的说是个“起”字，有的说是个“下”字。但谁也无法肯定。此后，恰好又得到了一个善本，才知道是“身轻一鸟过”。仔细推敲，这个“过”字用得极为准确，“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不能到”什么呢？当然是说达不到象杜甫用词那样准确的程度。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语言的准确性，他在阐述语言的“三性”的时候，就把“准确性”列为第一条，因为这是由文章的说服力和战斗性的要求所决定的。周恩来同志在使用语言上也很讲究准确性，他的话教育人民，象阳光雨露洒进人民的心田；反驳敌人，象钢刀利剑，使敌人无法招架。他曾谆谆告诫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的同志说，语言一定要准确，“不能错用一个字的。应该认清每一个字的分量，它有时甚至与四亿五千万人民的利益有关！”（龙飞虎：《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新华日报的斗争》，解放军文艺社1959年版21页）敬爱的周总理是把语言的准确性与整个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发表了很多题材重大、语

言准确的好新闻。比如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这则新闻，就是一个典范。这则新闻的语言是非常准确的。“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看来应该是“固若金汤”了，可是“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作者把敌人比作枯草朽木，实在恰如其分。这个“溃退”的“溃”字，其本义是指防水的大堤塌陷，七零八落，没有一点力量。作者把这个词用到国民党军队身上，恰到好处。在这里，用“逃跑”则太俗，用“败退”则太露，用“撤退”则失真，只有“溃退”才能把敌人那种虚弱不堪纷纷逃窜的狼狈相表现出来。文中的“万船齐放，直取南岸”，仅仅八个字，就把我军的指挥果断、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勇猛神速的本质特征，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一段的语言非常精彩，用的是“四六排比”句形，音调铿锵，气势雄浑，有力地表现了我军无坚不摧，胜利突破长江“天堑”的主题，坚定了我亿万军民必胜的信念。再看，新华社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发布的《新华社奉命驳斥魏道明谎言》一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运交中央政府作抗日之用的租借供应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分给共产党，以便用于统一事业。”新华社发言人斩钉截铁地反驳：“魏氏所说，与事实完全不符，纯系毫无根据的谎话。”说话，有时是不能太绝对了。可是声明在这里用的就是“完全”、“纯系”、“毫无”这些绝对性很强的词，也只有这样绝对才是尊重事实，准确无误。发言人又以铁的事实痛斥：“迄今为止，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从没有由‘国民政府’‘分配’给一支枪、一粒弹、一颗药、一文钱。”这里连用了四个“一”的

可见其少的数词，用了“支”、“粒”、“颗”、“文”可见其微的单位量词，精确地概括了从物到钱，你们颗粒没给，我们分文没沾，也只有用这种肯定、严格、准确的语言才能淋漓尽致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撒谎成性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的用心。

要做到语言准确，我认为必须抓住以下三点：

第一，观点要正确。语言的准确，取决于观点的正确；观点的正确来源于周密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具体事物的辩证分析。要报道一件事情，只有费大气力，下苦功夫，多动脑筋，反复研究，才能准确地把这件事情反映出来。比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形式，生动具体，准确无误，仔细一想，好象在我们身边就站着这样的人，也好象就在揭露自己的某些短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作了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最后用准确的语言反映出来。

第二，遣词要精确。斯大林同志说，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但它们毕竟不是房屋，只有把它们精确地安装起来才能成为房屋。所以在使用词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推敲和选择的过程。比如鲁迅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来指代梁实秋。他说，“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词，‘乏’。”这个“乏”字用得妙不可言。其所以“乏”，是因为梁实秋在“文艺批评”方面实在不才。

第三，对词语的感情色彩要明确。我们汉语词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感情色彩很浓。比如写反面人物只能用“顽

固”，写正面人物只能用“顽强”，写反面人物只能用“勾结”，写正面人物只能用“团结”，如此等等，必须褒贬分明，不容含混。比如某年某地区山洪暴发，千顷良田被淹没，千百间房舍被冲垮，这本来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有一位通讯员在报道这场水灾时，竟写道，“居民都变成了水上人家。”看了这样的报道，真令人啼笑皆非。由此可见，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不仅自己要有阶级感情，而且还要有仔细体味、揣摩词语的感情色彩的能力。

诚然，语法、修辞、逻辑对于一篇文章的成功与否都很重要，但是从语言的准确来说，总是离不开上述三点。

古人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如果真能把最准确的字“安”在最适当的地方，我看，再“吝啬”的作者也决不会因为捻断几根胡须而感到惋惜。

文约事丰 惜墨如金

——谈语言的简洁精练

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史通·叙事》中着力强调“文约而事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简洁精练的语言，表达极其丰富的内容。说到简洁精练，可能有的同志就把它看成“字数少”。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是的，凡是简洁精练，字数就不可能多；可是如果只求字数的“简”，而忽略了用词的“精”，那不是“短而空”了吗？我们所要求的语言是，既要“简”更要“精”；既要内容表达得明确，更要文字锤炼得精粹。

所有的名作家都非常重视语言的简洁精练。老舍说过：“世界上最好的文字，也是最精练的文字，那怕只有几个字，别人可是说不出来。简单、经济、亲切的文字，才是有生命的文字。”（《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这话对极了。如若不信，我们就想想看：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杜甫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这些名句除了它们含义深邃、发人深省外，其语言也是非常简洁而精练的，真是“增一分颇嫌长，剪一分犹觉短”。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们才能为我国人民所喜爱，传抄口授，千秋不朽。恩格斯说得好：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也概括得妙：简洁的语言是智慧的灵魂，冗长的语言则是肤浅的藻饰。

要做到语言简洁精练，我认为起码要注意这样几点：

善于集中，巧妙概括。集中概括要不流于抽象，简洁精练要不流于简古，朴实通俗要不流于浅陋。比如新华社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发布的《我军解放郑州》这条消息，就有这样的语言特色。消息的第一句话：“我中原人民解放军于今日占领郑州。”仅仅十五个字，就把我何部、何时、占领何地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看了一目了然。在阐明解放郑州的战略意义时，消息说：“郑州为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点，历来为军事重镇。”这简短的两句话，很自然地让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军非占领郑州不可。特别这“历来”二字，高度概括了郑州自古至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就更突了解放郑州的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也正因为这样，才自然地引出下面“蒋匪向徐州告急”的话。真是一环紧扣一环，全文只用了一百四十五个字，就深刻、完整地报道了我军解放郑州这一重大事件，堪称绝妙。

深入生活，提炼语言。简洁精练的语言决不是东拼西凑照搬照抄的，而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周密观察，在熟悉生活的真谛中提炼出来的。比如有的同志对王维《使至塞上》诗中的“大漠孤烟直”一句就琢磨不透，其实在沙漠地区生活

过的人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在荒原沙漠地区，住户是东一家西一家的，决不象沿海地区的村落那样集中稠密，所以这种炊烟只能称为“孤烟”；又因为沙漠地区空气干燥，气压低，所以炊烟也就“直”升。不熟悉沙漠生活的人，对生活缺乏观察力的人，是无法写出这样逼真而精粹的诗句的。

字斟句酌，精心修改。要使自己的语言简洁精练，就必须在精心删改上狠下苦功。有人说：“佳作改中得”。这话说得实在真切。鲁迅先生主张，一篇文章写好后至少要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从鲁迅留下的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己诗文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精心修改的。比如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有这样一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诗的第一句中的“过春时”，原稿为“度春时”，后经仔细考虑，“度”字不如“过”字精练而明确。第五句中的“忍看”，原稿为“眼看”；第六句中的“刀丛”，原稿为“刀边”。鲁迅经过反复揣摩，便把“眼看”改为“忍看”，因为这个“忍”字包含着无限愤怒；把“刀边”改为“刀丛”，因为“刀丛”更能表现反动势力的凶狠与猖獗。在这两句诗中，虽然仅仅换了两个字，但感情更强烈了。这里蕴藏着作者对朋友炽热的爱，对敌人切齿的恨。别看这仅仅两个字，它们却渗透着鲁迅百般锤炼的心血。

开门见山，一语点破。那种半天咬不到一块肉，扎一锥子不出血的文章，人们从来就不喜欢。尤其是写新闻的导语，最好能开门见山，一语点破。新华社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发的《爷台山战事扩大》的消息，其导语非常妙。导语只是一句话：“爷台山战事扩大”。仅用了七个字就交代了地点、事件及发展趋势，突出了主题。这七个字扣人心弦，抓住了读者，使读者非一口气读完不可。它的语言特点是简洁凝练、明快准确、干净利落、戛然而止，具有强烈的“事件诱导性和语言启发性”。象这样精粹的导语，在当今的新闻作品中实在难得。

删繁就简，压缩虚字。这里所谓“虚字”，主要是指那些连词和副词而言。写不了几句话，左一个“但是”，右一个“于是”，上一个“然而”，下一个“从而”。明明没有转折之意，却硬要用个转折连词；明明没有因果关系，却硬要用上“因为”、“所以”。老让读者绕圈子，使人厌烦。有的同志可能听过这个小故事：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这样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后来王勃被淹死以后，他还念念不忘这两句话，于是就经常在水面上闹鬼。后来有人趁他闹鬼之时便指责道：“你这两句话还不算太好，假若把‘与’字和‘共’字都去掉，改为‘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不是更挺拔更精练吗？”据说，自此以后再不闹鬼了，服了。诚然，这闹鬼之事今天决不会有人相信，但是这种尽量压缩虚字，使语言简洁的主张，对我们倒是颇有启发性。

语言的简洁和精练，必须在长期的刻苦学习与实践才能获得。每当你伏案执笔之时，多想一唱歌德的一句名言：不要把时间、才力和劳动浪费在空洞、多余的语言上。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谈语言的生动

“生动”的反面就是“死板”。人们喜欢的是生动，而厌恶的是死板，对于语言，更是如此。

数九寒天，气候干冷，久不雨雪，农民心焦。一九七九年的正月初一，河北东部突然下了一场好雪，这真是“瑞雪兆丰年”。有的报纸说：“好雪！解除了小麦的旱情。”有的报纸说：“农民望着这场好雪，喜笑颜开。”但是《天津日报》却说得更妙：“冬天小麦盖床被（雪），夏天搂着馒头睡。”这话说得生动形象，文采飞扬，闪烁着饶有情趣的浪漫主义光泽。

有的同志认为，写小说，写戏剧，描绘人物，语言容易生动，但是写新闻、写政论文章就很难做到了。这种看法不够全面。文章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政论文也是以现实为基础的，现实的本身就是生动形象、千姿百态的，政论文富有形象性乃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寓意很深的理论文章，但其语言又是何等生动呢！正如李卜克内西所说：“马克思在语言和风格问题上十分考究，有时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也有人说：“《资本论》在理论上，象钢铁那样坚密，利刃那样锋锐；内容上，象海洋那样渊博丰富；文章上，就象它的真理那样，健全，美丽，动人。”比如马克思描述利欲熏心的资本家在证券交易中的冒险竞争，并没